

巴州作家陈耀民第四部散文集《梨城纪事》出版

本报库尔勒8月3日讯（记者 杨柳青）近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巴州作家陈耀民的第四部散文集《梨城纪事》正式出版发行。这部文集是他继《梨城走笔》《梨城夜话》《守望库尔勒》之后，又一部深入描述家乡沧桑巨变、大美山水和民俗风情的倾情之作。

《梨城纪事》收录了陈耀民2021年来创作的近百篇散文作品，分为“城事”“世事”“往事”“食事”四个专辑，既有对家乡变迁、社会变化的抒写，又有对普通民众、凡人世相的记述，还有对纷繁往事的深情追忆和新疆美食的倾情宣介。意在通过个人的视野和感悟，还原过往、记录历史、刻画生活，描摹五彩缤纷、多姿多彩的大时代。

该文集延续了陈耀民散文创作的一贯特点和风格，既有新闻通讯的体裁格式，又有杂文的味道，还有抒情散文的意韵。在内容上大多选取身边的人、家

乡的事、值得铭记感念的情感、对逝去岁月的追忆、对当地美食的传扬，以朴实平易、自然直白的文风，通过百姓视角讲述凡尘故事，让读者在“家长里短”中感受人间烟火，在街头巷尾中感知乡土气象。

库尔勒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，涵盖了中原文化、丝路遗珍和绿洲芳华的全部经典，形成了开放包容、多元一体的城市气质。如今的库尔勒，既是集新疆风情与水乡风韵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，又拥有孔雀河穿城、天鹅栖息的美景，也是“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”等50多项国家级荣誉加身的魅力之城。从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烟波浩渺的博斯腾湖，从一望无际的胡杨林到绿草如茵的巴音布鲁克草原，从举世闻名的楼兰故城到守望千年的孔雀河烽燧群，从护佑丝路通畅的西域都护府到尘封千年的七个星佛寺遗址，“丝路山水 壮美巴州”“塞外

明珠 山水梨城”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都在陈耀民的文章中得以深情展现。

在谈及文学创作时，陈耀民说，一直以来，我努力用最平实的笔触、最真挚的感怀、最简练的篇幅、最朴素的方式表情达意，既抒写自己内心的涌动和感慨，又触发他人的同频共振，让人感到亲切、感到熟悉，贴近生活、有益有趣、有情有爱，充满一种暖暖的正能量，藉此实现了我在繁杂的公务之余忙里偷闲、舞文弄墨的初衷。

记者了解到，陈耀民已从事文学创作40余载，他始终认为文章应紧扣时代脉搏、贴近大众生活，让读者有所思考、有所收获。据悉，《梨城纪事》历经近4年的创作修改与整理校订，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家乡的深厚情感。陈耀民告诉记者，在文学创作道路上，他将继续以笔为犁，深耕文化沃土，厚植家国情怀，记录更多鲜活生动的时代故事。



《梨城纪事》封面。本报记者 杨柳青 摄



用雕塑凝固抗战记忆

近日，解放军文工团雕塑创作员郎钺在进行雕塑创作。

近10年来，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王树山、解放军文工团雕塑创作员郎钺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员谈强，三位军旅雕塑家创作了数十个反映抗战题材的雕塑作品，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、西柏坡纪念馆等展出和收藏。

三位军旅雕塑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查阅大量历史资料，走访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代，前往昔日的战场实地收集素材，用雕塑的形式把伟大的抗日精神具象化，用数十件作品再现了那些山河激荡、英雄不朽的历史瞬间，提醒着每一位观看者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珍爱和平，开创未来。

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

《诗韵中华》音乐会在港上演

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（黄茜恬）《诗韵中华》音乐会2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，作为香港“中华文化节2025”系列活动之一，呈献《但愿人长久》《阳关三叠》等诗乐作品。

此次音乐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，中国音乐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协办。香港粤剧名伶罗家英担任导赏人，串联古今诗情。

当晚音乐会开场由寰宇交响乐团、香港歌剧院合唱团、香港理工大学合唱团等联手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。现场既有20世纪经典乐章，也有香港本地作曲家受古典诗词启发创作的当代作品，包括麦家乐编曲、取材自白居易名篇的

《长恨歌》选曲等。

其他曲目各具特色。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邓宛霞演唱《梨花颂》，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演绎《七律·长征》，钢琴家郑慧以钢琴独奏呈现古曲新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歌手张明敏和邝美云献唱《我的中国心交响诗》和《我们的家》，为演出画上句号。

香港“中华文化节2025”于6月至9月举行，将举办超过280场表演艺术节目及系列延伸活动等，旨在弘扬中华文化，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及文化自信，同时吸引并汇聚内地和世界顶尖的艺人和艺团来港交流。

游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，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游戏。襁褓之中，拍起手掌，蹬动双腿，做出天真动作；走进学校，课余和同学们玩老鹰抓小鸡、躲猫猫；到了老年时代，闲暇之余，许多人也会玩棋牌类游戏。

过去，较少有人来专门探讨游戏。游戏很难在学术研究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当前，“文化热”不断高涨，特别是通俗文化、娱乐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人们对游戏也有了新的认识。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活动，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。

文化心理学家认为，动物运动系统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，内在要求动物不断运动，使其产生一种运动欲，这种欲望一般在物质追求的实际活动中得到满足。当功利性的活动不能满足运动欲时，动物就会自发地“无目的”地运动。功利活动过量时，机体又需要紧张后的放松，这时动物会表现出消闲式的“无目的”运动。这两种“无目的”的运动，便是游戏产生的生理机制。

娱乐性、规则性和文化性是游戏的基本特点。游戏活动后，人们会产生愉悦、舒适、兴奋的感觉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。而所有游戏都必须在一种事先规定的、为大家所遵守的规则中进行。古代节日习俗中有诸多娱乐活动——蹴鞠、击球、射箭、斗草、登高、走月，其中蹴鞠、击球、射箭、斗草都有一整套固定的活动规则，因此是游戏活动，登高、走

月虽然也有娱乐性，但因随意性较强，不能称之为游戏。

人们常常按照自己的要求、目的来设计和进行游戏活动，在从事游戏活动时，把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价值取向融入其中。因此，游戏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，这是其文化性所在。据文化人类学家考察，一些高等动物也有与人相似的“游戏”活动。区别在于，动物游戏不能体现自我价值，所以不具有文化性，只有人类游戏才是具有文化学意义的娱乐活动。

中国游戏史源远流长。如果从史料记载的先秦时代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踏鞠等古老游戏形式算起，中国游戏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。如果从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，中国游戏史一直可以推演到遥远的原始时代。《玩物采真：中国古代游戏史》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）一书，记录的就是中国古代纷繁多样的游戏形式，多姿多彩的游戏场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轶事，它们组构了一幅长长的、色彩绚丽的中国游戏史画卷，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。

游戏史与社会史、生活史、民俗史关系密切。社会条件、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活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点；各种独特的游戏活动，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和作用于社会。而今，虽然许多古代游戏的身影已经湮灭了，深藏于这些游戏中的文化意蕴却是持久的。

（作者：蔡丰明）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《玩物采真：中国古代游戏史》
『古人真会玩』有何文化意蕴

佚名《马球图》（唐代）。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供图